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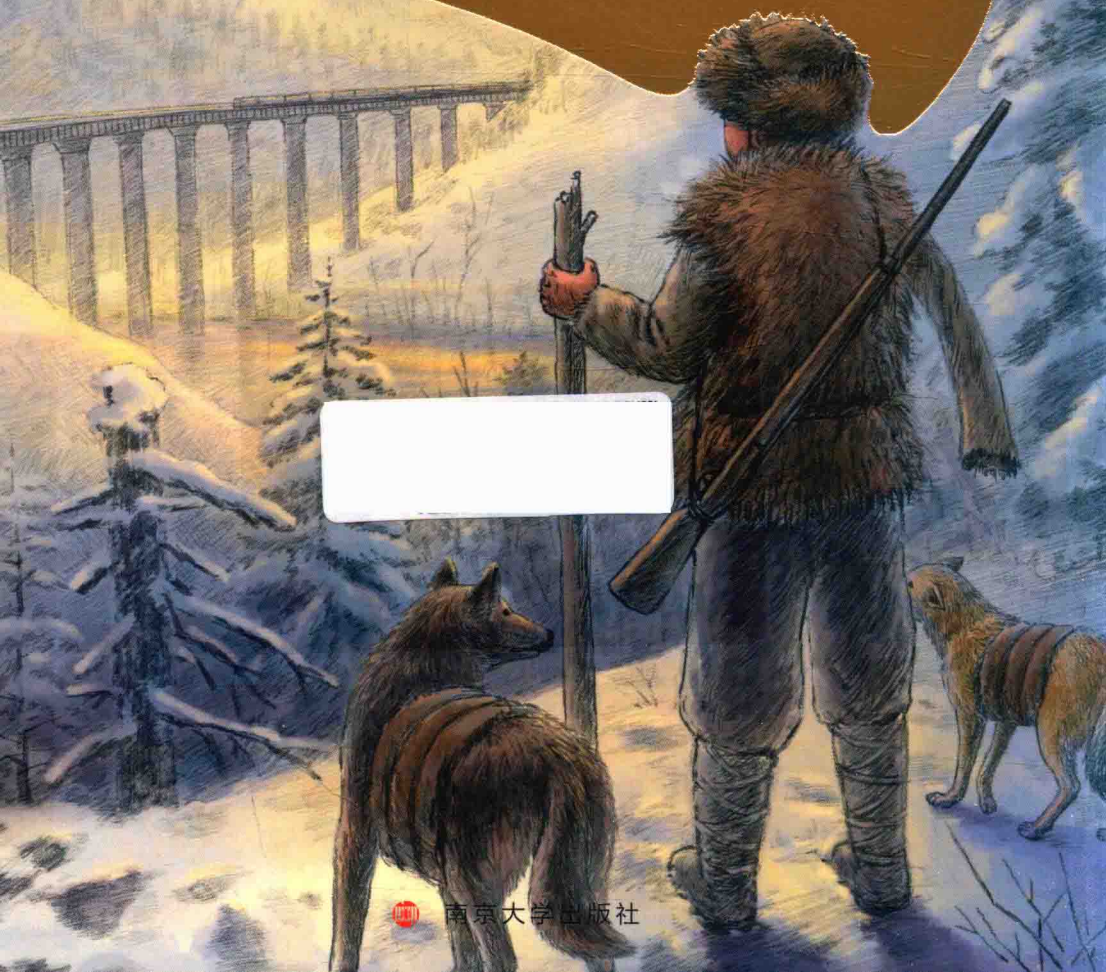
车培晶
作品
精选集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获奖作家书系



车培晶
|| 著

神秘的猎人



南京大学出版社

车培晶
作品
精选集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获奖作家书系



神秘的猎人

车培晶 =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秘的猎人 / 车培晶著. —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1

(车培晶作品精选集)

ISBN 978-7-305-18720-9

I. ①神… II. ①车… III. ①儿童小说—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15252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22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项 目 人 石 磊
项目统筹 刘红颖

丛 书 名 车培晶作品精选集
书 名 神秘的猎人
著 者 车培晶
责任编辑 黄 睿 邓颖君
终审终校 谭 天
装帧设计 谷久文
美术编辑 詹恋莎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300 1/32 印张 5.875 字数 130千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5-18720-9
定 价 28.00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 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录

神秘的猎人	1
狗房子	13
海中城堡	29
远方的家乡	43
鸟笼山的太阳	51
月亮星星歌	61
月宫里的冰雕	65
叶红叶落	73
墨槐	87
诱人的黑鱼湾	99





白狗 105

缨子河的月亮 115

马安静 125

落马河的冬天 129

山上有个庙 143

野鸽河谷 155

生命 171

小说集《神秘的猎人》后记 181



神秘的猎人

白旗堡子镇那一带方圆百里都是些大山，群峰叠起，林木幽深，最高的那座山叫白旗山。日本人跟当地的土匪在那山上打过一仗，小山炮、机关枪砰砰哒哒响了一天。枪声息了，一拨土匪死的、逃的，剩下的就被日本人捆下山，砍了脑袋，挂在白旗堡子镇西边的大土墙上示众。那一仗日本人也有伤亡，抬回了七八具缺头少腹的尸体，禾一郎的腿骨里还扎进弹片儿。据说逃掉的土匪没跑远，仍藏在山里，日本人又牵着狼狗，吆吆喝喝进山里搜捕。山大，林深，搜了三天发现一些血迹，却没见到尸首和活人。以后的日子，白旗堡子镇就再没有土匪下来骚扰。日本人以为那带伤的土匪即使没往山北边逃，也是给山兽填了肚子，也就不再搜山喊抓。

白旗堡子镇有百余户人家，有两条窄窄的打着叉儿的街子。镇子不大，也不见繁盛，只是有个三四等的小火车站，有一座挺长的水泥铁路桥，有一些驻守在桥头上的日本军人。

那时，全东北已是在日本人统治之下，这座铁路桥南通大连港，



北连奉天、哈尔滨，算是交通要塞，日本人很把它放在心上。

禾一郎是守桥日本军官，他有一条杂毛大狼狗，狗有禾一郎脐高，极凶猛。禾一郎上身高，下肢短而弯曲，脸上的肉充血，很像个大猩猩。禾一郎牵着狼狗在镇上一走，孩子们怕得都撒不出尿。

那年刚入冬，就严严实实焐了一场大雪。雪一刻不歇，下了一天一夜，一个白旗堡子镇就差点儿给雪埋没了。雪住了，家家屋前便垒起一座座皑皑的雪山，孩子们就在没股深的雪地里戏耍，如陷入白云朵里一般。



傍午，日本人逐户砸门，喊百姓去铁路线上铲雪。镇上的男女老少都被赶上铁路线，人手还少，日本人又乘雪爬犁四处跑，把附近屯子的老老小小也赶来。一条铁路线上聚着黑压压的一大片铲雪人，在山上，很像一群蚂蚁在啃一根细长长的木条儿。

日本军官禾一郎牵着那条杂毛大狼狗，在铁路线上来来去去，叽哩哇啦乱叫，碰到贪玩不铲雪的小孩儿，就攥一个大雪球儿远远砸过去，便有孩子揪心的哭声在铲雪人们的头顶上漫开。待禾一郎“巴嘎巴



嘎”骂着走过时，百姓们便冲他背影狠狠唾一大口唾沫，咒他该给土匪杀死。

这是两年前的事。

二

这年的春天，当漫山的紫弓花敞开大喇叭时，上山狩猎的白旗堡子镇人就忽儿发现，在白旗山下的傻子沟里多出了一间矮矮的草屋，一个少一条臂膀的陌生老汉扛条火枪时常出没在山林里，有七八条猎狗围着他身前身后转。人们纳闷儿，这独臂老汉啥工夫在这大山里安上家，养了那么多狗？

在当时，白旗山下除白旗堡子镇人稍稠一点，别处人家就很稀少了，且年年都有从关内躲债逃荒跑出来的人，走到这一方，见土还肥沃，山还丰饶，便马马虎虎搭下个屋，垦几块田，种些谷，养活起一个家来了。就白旗堡子镇上讲，除了金家是老坐地户，其余也都是早些年前打外地移过来的，生来的人家并不稀罕，只是这独臂老汉因都不曾见他下镇里买一回盐、扯过一寸布，人们就觉得怪兮兮是个谜了。

镇上有个黑老棒，常进山里套狐勒兔。穷，买不起杆枪；只下下套子，套了野物拿野物，套空了，就砍担柴下山。那天，黑老棒下山就讲，他看见那个独臂老汉在山坡上驯一群猎狗，狗身上都披着兽皮，肚下还吊着什么东西，沉甸甸的，让狗奔跑、爬



坡、越岗，老汉还脱下鞋子向远处投，一群狗就龙卷风似的去追空中的鞋，鞋没落下，狗们便跃起身子去抢，哪条狗叼回来鞋子，老汉就赏一大块兽肉给它。

一天，黑老棒带着儿子进山里套狐。跑了一天山，套了只狐狸，高兴地正要下山，忽见一头小山一样的熊呼呼地朝他们奔过来。熊是饿了，不饥不会主动进攻人。没有火枪，即使有，到了这工夫也白搭了。熊那鬼兽要犯了疯，没有三两杆火枪是撂不倒它的。跑是来不及了，黑老棒就把儿子按倒在自己身下装死人，不出一口气儿。熊瞎眼黑黑地跑过来，用嘴将黑老棒掀个仰天儿，黑老棒滚在草棵子里，愣是没敢出一口气。儿子暴露在熊的鼻下，儿子是八岁，装死人不像大人那样装得像，从眼缝儿里窥见熊的一条紫蓝的大舌头，惊得“哇”一声哭开。黑老棒一听，心想，完了，儿子给熊当蜜舔了，就在这节骨眼儿上，忽听一阵犬吠，又一声枪响，枪砂扫在熊屁股尖上，熊猛惊一下，扭头就朝犬吠枪响处扑去。黑老棒从地上爬起来，见一群狗在围着熊搏斗，一个老汉提杆枪往高处退，肩上的一只空袖筒在一摆一摆地闪……隔日，黑老棒提些礼物去山里谢那独臂老汉。找到那间卧卧趴趴、像只老瘟鸡的草屋，却是靠不到跟前，七八条猎狗凶神一样截死了去路。喊人，喊破喉，也不见草屋里独臂老汉应一声。黑老棒便想到这老汉古怪的脾性，于是在路口放下一袋食盐和一泥坛儿米酒，下山了。

这事在白旗堡子镇上悄悄传开。自那以后，人们再讲到那独臂老汉时，就不敢用漫不经心、挪揄的语气了，往往都要渲



染上些神秘的色彩。孩儿们听了，也都将那老汉当山神看待。每逢过节，黑老棒，还有一些镇民，都悄悄拿些酒盐米一类的物品进山，放在独臂老汉草屋前的路口上，不留姓名就走。

这又是一年的事。

三

没有了土匪，守桥的日本人就空闲下来，有时到河边钓鱼，有时也闯入镇上百姓家。百姓不敢惹麻烦，日本人要鸡给鸡，要鸟给鸟，要女人，哭哭啼啼也得跟去。镇上百姓恨透了日本人，那一肚子一肚子的恨和气却没地方出。人们就想起被日本人挂在土墙上的那些颗土匪的头，都叹息那些人死得可惜。

禾一郎好斗狗取乐，见到镇街上有狗在溜达，便放出大狼狗去逐咬。镇上人家的狗多是些看门巴狗，个个又瘦又矮，不是大狼狗的对手。镇民的狗被咬得满街上翻滚，禾一郎就开心地“呵呵哈哈”狂笑。

那日，禾一郎又牵狼狗上街，满街上不见一条狗敢跑出来。禾一郎大为不快，一张猩猩面孔更红了。这时，镇上金家的大儿子金壶拉出一条白毛巴狗送给禾一郎。白毛巴狗见了大狼狗连站都站不稳。禾一郎转愠为悦，拍拍金壶的肩说，你们中国的狗大大的不行，大日本的狗厉害厉害。禾一郎没放狼狗咬白毛巴狗。金壶像捣蒜般点着头，连声吹捧道，大皇军爷爷的狗所向披靡，



天下无敌。

镇上百姓恨日本人，也恨金壶。金壶会写字联，常写些诗联往日本人那儿送。不管过中国节还是日本节，金壶总是要在门楼上挂两面膏药旗。

很快又到了冬天。落了几场大雪，便入了腊月门。

这天凌晨，独臂老汉忽然出现在白旗堡子镇上。他身前身后簇拥着一群猎狗。狗有杏黄色、炭黑色，条条都高高大大，蹄子都跟驴腿一般的粗壮。狗的背上都驮只兽皮大口袋。一颠一颠地跟着老汉走。

这时天刚透点儿亮，镇街上还昏沉沉，不见行人。几家矮矮的青砖铺子还没摘下门板。独臂老汉在镇街上急急地走着，走到一家，便从狗背上的兽皮口袋里抓出些山货干儿放在门口，再走一家，再放一些……等起来早的一个镇民发现时，独臂老汉摆晃着一只空袖筒，已迅疾如风地走出了镇口。

镇民们都跑出来，捧着那些山货干儿，心里涌着热。黑老棒说，咱们凑些年货给老汉送上山吧。大家都点头，跑回家拿出一包包豆馍、年糕等物交给黑老棒。黑老棒就担起满满两大箩年货进山了。

四

夜里又纷纷扬扬落了一场雪。天明雪霁，雪岭上又多了皑皑的一片新雪。太阳出来，漫山遍野的雪映得人们心里掠过阵阵惊悸。



虽是到了腊月二十八，而白旗堡子镇上却依然冷冷落落。偶尔有孩儿的戏声，却像冷不丁儿拨弄一下琴的粗弦发出的声音。

这时，独臂老汉蹲在镇边一座雪山上。一群猎狗也蹲在山上。独臂老汉眼睛死死盯着山下的铁路线。一列拉着军火的日本火车穿过那座铁路桥，向北疾驰。老汉追盯着那列火车。火车消逝在远方的雪山后，他的眼光又沿着铁路线退回到那座铁路桥上，脑海里翻腾着三年前日本人围剿白旗山的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面，他感到那条断臂在不停地痉挛着……围剿白旗山的日本人多呐，那些日本人不都是驻白旗堡子镇的，好多都是用火车从别处运来的。狗日的铁路桥！老汉在心里骂道。他的眼睛盯那桥盯得更紧，像要用眼里喷出的怒火将那桥烧断。

太阳西沉，漫山的雪透出昏沉沉的血红色。

独臂老汉挨个搂抱他的猎狗，搂过来一条，就用一张胡子嘴巴使劲儿拱一拱。那些猎狗像是很懂事，温和地让老汉搂，让老汉拱。最后，老汉十分坚定地站起，朝狗们摆摆手，猎狗们便立成一排，个个都高扬着头颅，颈毛在风中挺立着。老汉用眼光对狗们说：狗啊，到时候了……老头眼眶里有了亮亮的泪花。

那天以后，独臂老汉顿顿给猎狗饱吃鲜兽肉，一点儿骨也没有的鲜兽肉。



五

腊月二十九，白旗堡子镇上的孩儿有的就换上了过年的衣。什么衣呢？是旧衣补了洗了染了色。干干净净，又有了新颜色，孩儿们也完全当作新衣穿了。

镇子上唯有金家过年时，大人小孩儿都穿新崭崭的衣。金家的孙儿穿一身狸皮缎面袄在街上燃爆竹。“噔！噔！”爆竹在镇子空中响，穿旧年衣的孩儿们都围过来看。金家的孙儿神气活现，燃一颗，喊一声“送土匪上西天”！

金壶穿着一件狐皮袍，在街上跨着四方块儿步，见了人就讲：“日本人消灭了山里的土匪，咱白旗堡子镇景盛民泰，龙凤呈祥，福星高挂……”镇民们听了，脸上不露，肚里却都咒这金壶。人们就更怀念从前那帮专抢大户杀日本人的土匪。

就在腊月二十九这天夜静更深时，镇上突然响起犬吠人声。镇民们惊醒了，听那声音是从金家院里传出的，便在肚里喜悠悠地说：好！好！又有人抢金家财物了！

早上，金家大院里死寂死寂，楼门大敞。有人进去瞅，见金家老小加上那条白毛巴狗全都被捆在厢房里，每人嘴里都塞满烂布，狗嘴上套只驴笼罩儿。到处找，却不见金壶的影儿。有人就替金家人松了绑。

金壶的媳妇哭喊着往铁路桥日本人住的地方跑去报告。

“不好了，又有人抢东西了！”金壶的媳妇大哭大嚎。日本



人正在准备过中国年，根本就不睬金壶的媳妇。金壶的媳妇又找到禾一郎，说不好了，又有人抢东西了，还把我男人绑走了。禾一郎正在饮酒，酒盅儿牛眼珠大小，一口一盅，脸上没了肉色，光剩下满面的赤红。金壶的媳妇喊了好几声，禾一郎才转过脸，两只黄绿绿的老猫一样的眼珠子，骨碌碌地在金壶的媳妇脸上身上转。金壶的媳妇一下就跪在禾一郎的跟前，哭啼啼地说：“大皇军爷爷行行好吧，帮俺去找找男人……”禾一郎忽然咧开嘴大笑，说：“找男人的大大的好！”就伸手将金壶的媳妇拉到身边……

金壶的媳妇从禾一郎那儿出来，便不再哭喊找金壶了，连颗泪也没有了，两眼怔怔地瞅镇上人家门外挂着的一只只纸灯笼，灯笼在风中凄凄地摇曳，发出昏淡淡的光晕。

就在除夕夜里，金壶的媳妇疯了，脚穿一双日本木屐，满镇上跑，见到谁就嘻嘻一笑，鞠个躬。镇民们见到这般情景，个个脸上也都蒙上层阴云。

六

大年初一的这天，日本人那边耍得正欢。除了一个站岗的日本人，其余都在狂欢乱舞。镇上的孩子都跑去扒窗看热闹。过年了，日本人似乎变得温和起来，也不去轰小孩，有的还抓糖块儿往孩子们头上扔。有些不懂事的孩子就乱抢一气，把从糖块上剥下的玻璃彩纸贴在眼睛上，看太阳，看铁路桥。



日本人的住处里显出一片少有的祥和气象。

就在大年初一的这天傍黑时，独臂老汉和他的一群黄黄黑黑的猎狗，又神兵天降般出现在白旗堡子镇上。

人们这回看得分明，独臂老汉满脸是焦木头颜色，山狮子一般亮炯炯的眼睛，硬匝匝的黑胡须，一顶熊皮大耳帽，一身肥硕的熊皮袄，一只空袖在摆闪。他的猎狗身上都裹着兽皮，兽皮是用绳紧紧捆扎着的。猎狗个个虎虎势势，如一群壮汉。

独臂老汉目不斜视，带着猎狗们径直朝前走。

黑老棒领着儿子想拦老汉，一群猎狗呜呜地吼，黑老棒靠不到跟前，便按倒儿子，父子俩朝独臂老汉的背身连磕了十三个响头。

独臂老汉领着一群猎狗走进了桥头那边日本人的住处。

黑老棒眼睛亮亮地说：“他是去同禾一郎斗狗的。”

镇民们个个都很兴奋：“禾一郎的狗这回可遇到硬手了。”

孩子们都往桥头那边跑。大人们就站在镇街上，怀着一颗激动的心静静地听，听禾一郎的狼狗败下来的哀鸣声。

人们没有听到犬吠，却忽地闻到一声山裂地动的巨响。

人们惊愕得半天闭不上嘴。好久好久，那声巨响仍在镇空中回荡。好久好久，镇街以及人们的心还在颤动。

黑老棒的儿子第一个飞跑回镇上，嚷嚷：“铁路桥被炸了！”他告诉人们，他看见独臂老汉走近铁路桥时，飞快地将猎狗身上兽皮下捆的炸药引燃了，老汉脱掉一只鞋“乌拉”向桥中间扔去，猎狗们一股黑旋风似的朝铁路桥上奔去，桥就炸了。

人们的一颗颗心顿然像听一声巨响那样，咚咚地跳动起来。



人们几乎是同时觉悟到：那独臂老汉是土匪，是当年被日本人打散的土匪。

铁路桥塌了。在暮色笼罩的镇街上，人们看见了被风从桥那边刮过来的一撮一撮狗的皮毛，杏黄色的、炭黑色的。黑老棒拾到一块熊皮，拿在手心里，轻轻揉搓着，他说：“老汉跟那群猎狗一块儿走了。”黑老棒的眼里噙满泪水。于是，镇民们都默默地朝铁路桥的方向久久地伫立着。





日本人当夜在镇上大搜查，见到狗就杀。禾一郎带人闯进金家院里，一刀劈死了那条白毛巴狗，而禾一郎万万没有想到，金壶那疯颠颠的媳妇持一把锋锐的剪刀从黑暗中猛然刺向他的后背……

就这样，一个大年初一，日本人没有过清静。

七

过了两个月，当白旗堡子镇上那座铁路桥修复后又重新通车时，黑老棒不知从哪儿得到消息，说独臂老汉根本就没有死，他在山北边又拉起了一拨土匪队伍，跟日本人干。白旗堡子镇的百姓听了，这才把悬着好久好久的一颗心实地放了下来。